



2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外电影故事

楠 芳



2

中外电影故事

楠 芳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学彦

装帧设计：王雷寿

中外电影故事(第二集)

楠 芳编写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96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875 插页5 字数123,000 印数24,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331 定 价：0.52 元

DE81/09

出版者的话

一九八二年我们请楠芳同志编写了一本《中外电影故事》，出版以后很受读者欢迎。我们曾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希望继续编下去，有的还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继续编集，我们原来也有打算，而楠方同志又是电影界人士，不仅对电影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有丰富的编剧经验。于是，我们又组织出版了《中外电影故事》第二集。这本书接受了读者的意见，在选题、插图以及装帧设计等方面都作了一些改进，当然其中难免还会有不足之处，盼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五月

目 录

知音·····	1
西安事变·····	10
楚天风云·····	26
邻居·····	36
乡情·····	43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52
牧马人·····	60
小街·····	70
姑娘的心愿·····	78
卡萨布兰卡·····	85
公民凯恩·····	94
吾土吾民·····	102
苔丝姑娘·····	111
三十九级台阶·····	120
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	129
夜茫茫·····	139
没有说完的故事·····	146
远山的呼唤·····	153
黄金犬·····	160
沉默的人·····	168
蘑菇人·····	175

知 音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乘袁世凯图谋帝制媚外乞助的时候，悍然提出了严重侵犯我国主权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

卸职在京的云南都督蔡锷将军，愤然上书，要求袁世凯以海陆军大元帅的资格，拒约宣战，他愿重整戎装，率领云南健儿背城一战。蔡锷在辛亥革命时，曾领导了重九云南起义，是风云一时的共和人物，袁世凯一直对他深怀疑忌。民国二年蔡锷被免去云南都督职务，应召入京，名曰参政，实为软禁。蔡锷自知栖身虎穴，但当此国难当头之际，他亦顾不得许多。如果袁世凯敢拒绝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他便不计个人恩怨。

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签署了这个卖国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各界民众纷纷上街游行，高喊“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还我山东！”“严惩卖国贼！”……袁世凯派出军警，对这些手无寸铁的游行民众，鞭打、枪杀，游行被镇压下去了。蔡锷悲愤欲绝，决心伺机冲出龙潭虎穴，返回云南，揭竿讨袁。

一代奸雄袁世凯深知蔡锷有胆识、有谋略，又是滇军的灵魂，对之处处防范。他采取了恩威并施的办法，一面给蔡

锷以高官厚禄，一面又指使长子袁克定和警察局长江朝宗，对其严加监视。袁克定设下了一个美人计，让自己的宠妓花元春将京都名妓小凤仙介绍给蔡锷。蔡逢场作戏，携着她游山玩水，在大庭广众中招摇过市。

初秋薄暮，中央公园游人如织，蔡锷与小凤仙闲步回廊。《亚细亚报》的记者要给他们拍照，蔡欣然同意。当他挽着小凤仙来到人迹稀疏的金水河畔时，一个画家正对着落日中的皇城写生。小凤仙看到画上的黑太阳，十分惊讶。画家意味深长地说：“只手遮天，日月无光。”小凤仙咬破手指，在黑太阳上一抹，说：“四万万同胞的热血，会把太阳染红的。”画家为之感动，留给她一本《谭嗣同集》，大踏步走了。小凤仙翻着书，轻声念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蔡锷凝视着如血的晚霞，叹息道：“复生师戊戌喋血弹指十七年了……”小凤仙接着说：“听说谭嗣同是被姓袁的出卖的，他的鲜血染红了姓袁的顶子。”蔡锷看见有个影影绰绰的人在旁边，立即警惕起来，改口说：

“我在黑太阳下生活惯了，不愿见血色。”小凤仙叹了口气。

袁世凯要当皇帝，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在天津发表文章，竭力反对。袁世凯召见蔡锷，探听梁启超等人的虚实。蔡锷巧言以对，使他无从捉摸。袁世凯让筹安会的杨度汇报各地寄书劝进的情况；要蔡锷去镇压那些反对帝制、拥兵作乱的南方将领，并许封他为参谋总长。蔡锷连连拱手，婉言推辞：

“我体弱多病，家母又老病常发，实在不敢无功受禄。”当财政总长梁士诒带他参观袁世凯花了大量钱财做成的龙袍和皇冠时，他真呆住了，嘴上随声附和，心里却满腔怒火。

秋郊野外，蔡锷策马飞驰借以排遣积郁胸中的烦恼。他甩掉两个暗探，来到一潭明亮的湖水边饮马。袁世凯的侄孙袁瑛和蔡锷的学生杨夷追寻来了，他俩是同盟会会员，受北方各省爱国志士的重托，带着文稿来请蔡锷领衔发宣言，拍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蔡锷不知袁瑛的底细，又见他们办事冒失，便佯加训斥：“你不要脑袋啦？”袁瑛傻了眼，气愤地说：“蔡将军，你以为袁家朝廷真会给你个参谋总长？同盟会、进步党，他容得了哪个？连你身边的那个美人儿，也是袁家的奸细。”蔡锷似乎解开了心里的一个疑团，冷笑着说：“奸细就奸细吧，反正我是超然的。”杨夷听了，撕碎了宣言底稿，掏出一大叠报道蔡锷和小凤仙风流韵事的报纸，狠狠地摔在青石上说：“大家原以为是御用小报造谣，原来都是真的！”说罢，拉着袁瑛就走。蔡锷拦住他，递给他一叠钞票，叫他立刻去云南到余玉垒团当团副，并威严地对他说：“有牢骚到云南发去，这儿没有你说话的地方。”杨夷若有所悟，点点头。蔡锷劝袁瑛继续留在袁家御林军——模范团里当上校参谋，袁瑛也同意了。两人手挽着手高兴地走了。蔡锷采集了几朵野花，悠闲地坐下，翻开了杨夷留下的《亚细亚报》。

袁世凯看到报上刊登的一幅幅蔡锷跟小凤仙的合影，和一个个加花边的标题：“蔡将军流连花巷，小凤仙颠倒情思。”“帝制声中吉瑞重重，将军艳史风流页页”等，不禁拍案叫绝：“太好了，老大的美人计还有点门道，看来蔡锷也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小凤仙看到了报纸，深感不安，她生怕弄得满城风雨，使蔡锷难以做人。蔡锷却把小凤仙当作袁家奸细，对她处处

防范。当他听到小凤仙骂袁世凯是卖国贼时，就借题发挥：

“卖就卖，他卖，你也卖，你卖身……”小凤仙气得浑身发抖，说：“我是个清白人，卖艺不卖身，更不出卖人格！”

正在这时，花元春兴冲冲地抱着名册进来，要小凤仙签字，说全国都办了请愿团，连叫花子都有乞丐请愿团，她们要建一个花界请愿团。小凤仙一听，啼笑皆非。蔡锷拊掌大笑：

“签吧，签吧。叫花子、妓女都出来保驾了，帝业还会不固吗？”他不顾小凤仙的反对，接过名册，大笔一挥，签上了“小凤仙”三个字。小凤仙怒不可遏。

蔡锷表面上沉湎酒色，暗中却和云南加紧联系。不久，他接到密电：滇军十团团长余玉垒取道日本，见到了孙中山，又秘密到天津跟梁启超接上头，两天内与他见面。必须设法脱身去天津，他特地请袁克定、梁士诒、江朝宗、杨度等来喝花酒，席上，他当着他们的面提出：只要袁世凯许下的参谋总长能明令发表，他立即策动云南军界上表劝进。袁克定一听大喜，他咬定皇帝的金口玉言不会变。蔡锷似乎相信了，当即掏出“帝制将成、速作筹备”的电报稿，交给掌管电报局的梁士诒，请他立刻发往云南去。袁克定看到电报稿，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高兴地说：“云南姓袁了！松坡，你真是个大手笔，我赔个礼儿，以前对你误会了。”蔡锷趁机说：“我也得赔个礼儿，失陪，今夜我要去天津，小凤仙陪我作三日游。”江朝宗一语双关地说：“凤仙，蔡大人的病不定什么时候犯，小心招呼着点儿。”

蔡锷带着小凤仙来到天津。江朝宗和他手下的暗探也紧跟着来到天津。路上，蔡锷对小凤仙十分冷淡，她深感委屈。到达天津，他们住进了一个大旅社。时已夜半，蔡锷说

要一个人静一会儿，让小凤仙先去休息。她气得很，扑进卧室，关门自泣。蔡锷摆脱了小凤仙，轻步走出房间，看看甬道里没人，就闪进了对面的房间。梁启超、余玉垒已等在那里。三人见面，悲喜交集，六只手紧握在一起。余玉垒神采飞扬地说：“这次我取道日本，谒见中山先生，他指令同盟会云南支部通力拥戴你。还说要选派一批军事干才，做你的左右手。”

梁启超说：“我进步党在云贵两广军政界上层也算根基深厚，大家无条件奉你为盟主。”

蔡锷谦恭地说：“实在不敢当呀。黄克强几次拍来密电，也是瞩目西南，对我期望殊深。”

余玉垒急不可待地说：“今天就跟我回云南去。”

蔡锷胸有成竹地说：“恐怕还得等上两三个月。”

梁启超深有感触：“哦，你是想等他登极称帝时再用兵？”

三人商议了一阵，决定先设法让蔡老太太脱身离京，蔡锷推迟到十二月底回云南。他们正在商议时，小凤仙悄悄进来了，梁启超忙示意大家坐下玩牌。蔡锷抓着纸牌，斜睨着小凤仙，冷冷地说：“你也要赌个输赢吗？”小凤仙凄然而欣慰地笑着。这时，蔡锷的副官、忠心耿耿的何诚进来报告外边有人。梁启超、余玉垒惊惧离座。小凤仙眼珠一转，对着蔡锷千娇百媚地说：“蔡大人，你不是带我到天津来玩儿吗？走，跳舞去。”她向两个客人屈膝为礼，然后挽起蔡锷，仪态万方地走出门去。旋形楼梯的下端，江朝宗偷眼仰视。蔡锷与小凤仙并肩挽臂，亲昵而从容地拾级而下，如玉树临风，光彩照人。

参政院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在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的军警监视下，投票赞成君主立宪，拥戴袁世凯当皇帝，并定于一九一六年元旦改元洪宪，登极称帝。袁世凯密嘱江朝宗，在登极之前，别让蔡锷母子擅离北京一步。

蔡老太太明大义，识大体，也深知儿子的为人。这天，她忽然闯进新华宫，拉着洪姨太，捶胸顿足地把蔡锷数落个不停。洪姨太用好言相劝，她似乎更加伤心，装出娇纵惯了的贵妇人的样子，怒气冲冲地说：“既然贵妃娘娘不给我作主，我只好自己拿主意了，来呀——”她带着何诚和几个健壮女仆来到云吉班，冲进小凤仙的卧室，将能砸的全砸个粉碎，能撕的全撕成条条，一刹那满屋零乱，狼藉一片。接着，蔡老太太又拖着蔡锷找袁克定算帐，弄得袁克定一筹莫展。袁瑛趁机出来解围，说叫交通部挂一列专车，送老太太回邵阳老家去。袁克定满口应诺。第二天晚上，蔡老太太在何诚的护送下，平安地离开了北京。

蔡老太太砸烂了小凤仙所有的东西，唯独她最心爱的古琴却纹丝未动。小凤仙抱起古琴，渐渐领悟了蔡老太太的一片心意。她向蔡锷哭诉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小凤仙的父亲在民国二年二次革命中，因为给守城的民军抄过几份布告，被袁世凯杀害了。她和母亲，还有三个弱弟幼妹，无法度日，她才狠狠心跳进火坑当了妓女。“天津之夜，听了一席话，才点亮了我一颗心。”小凤仙望空跪下，接着说：“我日夜祝祷：蔡将军安然无恙，虎口脱身，挥太白剑，取国贼头，替我父亲报仇，给中国人出气呀！”

“你的心，我懂了。”蔡锷扶她起来，赞叹着，“你是个奇女子，同我一起走吧。”

小凤仙说：“我再不离开你了，愿仗三尺剑，捧五弦琴，日夜守护在你身旁。”两人畅抒情怀，终成知音。

袁世凯从江朝宗嘴里得知蔡母出走的消息，当即下令抄蔡锷的家。江朝宗派了四个手下人，蒙着面孔，趁蔡锷外出看戏时，翻墙进入蔡家，翻箱倒柜，捅顶棚，撬地板。他们从松石盆景的花盆底里，找到一个上了锁的皮文件夹，江朝宗以为是秘密文件，忙拿来向袁世凯邀功请赏。袁世凯打开一看，是小凤仙的照片、信函、当票和一些艳诗艳词。袁克定见了，责怪江朝宗办事荒唐，使自己几个月的水磨功夫全白搭了。袁世凯却得意地替江朝宗解围说：“也不白搭。蔡松坡沉溺声色，壮志消磨，看那些反对帝制的激烈分子还闹腾什么。”

蔡锷从袁瑛那儿得知有人抄了他的家，急忙求见袁世凯，说江军门暗箭伤人，把他当乱党，以后谁还敢给元首办事？他要求请假回籍。袁世凯说此事恐怕是抢匪干的，他要江朝宗在三日内破案。接着由他作主，把小凤仙许给蔡锷，将七贝子花园收拾出来，让他俩搬进去住。

“蔡家被盗”的消息传到云南，滇军将校，群情激愤。已到云南的杨衷要云南现任长官唐继尧立刻起事。唐继尧坚持：不见到蔡将军，决不发难。大家各执一词，争辩不已。正在这时，余玉垒和何诚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们说，蔡锷十二月底一定赶回云南，并转达了孙中山先生让蔡锷当讨袁军总司令的意见。当大家关切地问起蔡锷是否安全时，余玉垒意味深长地说：“你们放心，蔡松坡知音遍天下。”

什刹海后海旁的七贝子府装点一新，金碧辉煌，蔡锷和小凤仙即将在此成亲。结婚前夕，蔡锷在云吉班张宴向朋友

致谢。夜半客散，小凤仙下楼来，对跟随蔡锷的哨官说：

“大人酒多了，嗓子痛，不回去了。你们明天早上来接吧。”可是这两个江朝宗派来监视蔡锷的家伙却不肯离去。原定的出走计划被打乱了。

蔡锷焦灼万分，打算第二天一早叫上袁瑛，硬闯东车站。小凤仙平静地说：“把你的影子交给我。”蔡锷不解：“你能成了我？”小凤仙说：“能，我成了你，你才能混过重重哨卡，搭三等车，赶到天津去上船。”她解开一个绣花包袱，里面有两套粗布旧衣。蔡锷明白了她的意思，深为感动地说：“你想得真周到，要走一块儿走，我不能把你留给暴君屠夫。”小凤仙投入他的怀抱，含泪微笑说：“你越过关山万重，直到岭南滇海，只要你到了万马军中，暴君屠夫不过是黄土一抔。”蔡锷向她剖心沥胆地说：“要是我不属于四万万人，就只能属于你。”小凤仙炽热地回答：“你是四万万人的，也是我的！”

翌日，七贝子府蔡公馆悬灯结彩，贺客盈门。梁士诒还特地请来各国外交使节。当头戴海龙皮帽、身披黑呢斗篷、足踏长筒皮靴、眼遮墨镜的新郎进来，他们发现并非蔡锷，却是小凤仙时，都不免大惊失色。江朝宗一把抓住小凤仙，厉声问：“蔡锷呢？”小凤仙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淡淡一笑，说：“在渤海海面上。”

渤海湾外，白浪滔滔，天水茫茫。蔡锷乘“山东丸”东渡日本，取道香港，到达河内。接着，他在专程前来迎接的童啸亚旅长和一队武装滇军的保护下，登上滇越专车。车到蒙自，车站上来了一批官绅恭迎。原来是蒙自道尹接到袁世凯的密令：取蔡锷首级，恩赏一百万。他以迎送为名，密

布军警，伺机下手。在一片求见声中，蔡锷心知有异，何诚伪装蔡锷，下车应付，结果惨遭杀害。火车冲出火网，蔡锷抱着为自己而牺牲的辛亥老兵，泪如泉涌。

蔡锷回到昆明，组成讨袁护国军。他不顾自己病重，亲自带兵挺进川南。不几天，就扫清长江上游两岸，突破纳溪敌军总部，席卷西蜀，直逼成都。讨袁护国军的隆隆炮声，震动了中外，全国群起响应，十几个省宣言讨袁，加入护国军。消息传到袁世凯耳中，他一声惨笑，口吐鲜血，染红龙袍，歪倒在辇舆之下。

袁世凯做了二个多月的皇帝就被迫下台了，不久忧惧而死，护国战争胜利了。蔡锷病更重了，东渡日本就医。小凤仙接到蔡锷的信，立即赶往日本。可是一代英雄蔡锷将军已经不幸逝世，小凤仙扑到灵床上，发出锥心泣血的悲呼。

蔡松坡纪念碑耸立在湖南长沙的岳麓山上。蔡老太太穿着素服，小凤仙戴着孝，并肩挽手，立在碑前。半晌，蔡老太太从纪念碑上摘下敌人的剑，递给小凤仙，泣不成声地说：

“他身无长物，这柄佩剑给你留下，跟你的琴……”小凤仙接过佩剑，紧紧地抱在胸前。

一叶扁舟载着小凤仙和她的一琴一剑，在波平如镜的湘南河道上缓缓行驶。小凤仙凝望着江上青峰，仿佛又听到了蔡锷弹奏的《高山流水》。琴音在灵山秀水间回荡，融进了万里晴空。

编剧：华而实

西 安 事 变

上 集

林木稀疏的山坳湖畔，一位老者神情木然地在垂钓。他就是至今还被幽禁在台湾的张学良将军。

儒雅持重的杨虎城将军和夫人、孩子，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残暴地杀害了。

两个“大有功于抗日事业”的人物，竟得到这样可悲的结局，怎不令人哀痛！

汽笛长鸣，列车停靠在南京站。学者打扮的田文浩从容地步出车站，跳上一辆马车，穿过市声喧嚣的大街，驶进铁栅围绕的巨宅，急匆匆去见杨虎城将军。守护在客厅外的将军夫人谢宝珍告诉他：杨将军正在会客。

西北行营主任杨虎城是到南京来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他一面忙着托人花钱竞选委员，一面又在杭州置别墅，作解甲归田当寓公的打算。田文浩见到他，告诉他在天津曾经会见了当年给他当过秘书的南汉宸，并带回了一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

言》)。他十分高兴，急忙把文件要过来，认真地读起来。《八一宣言》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只要愿意抗日者，大家团结，共同抗日。”他极表赞同，要田文浩再去一次天津，告诉南汉宸，西北军愿与红军共同抗日。

同样来参加“五中全会”的张学良，是南京政府的海、陆、空副总司令，东北军的统帅，却正陷在苦恼之中。他的东北军曾同红军交战多次，连吃败仗，要求补充兵员、补发军饷，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蒋介石却断然拒绝。想起这件事，他不禁心潮激荡，义愤难平。

国民党“五中全会”开场了。身着戎装的蒋介石引用“宋亡于元，明亡于清”的历史，为他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国策辩解。胡说什么“抗则必败，败则必亡”，叫嚷“当今共军作乱，为我心腹大患，必须全力剿之”。听了这些话，代表们有的鼓掌，有的沉思，有的轻声斥责。

赵副官带来了东北军一〇九师在陕北直罗镇被红军包围的消息，张学良大为吃惊，急急离开会场，打电话命令部下全力突围。

军号齐鸣，杀声震天。在红军的打击下，一〇九师溃不成军，师长阵亡，一团长高福源被俘。红军最高领导毛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等冒着硝烟流弹，策马视察战场。

张学良得知一〇九师被歼，伤痛已极。他恨参谋长晏道刚没有照他行前的嘱咐行事。蒋介石却对他摆出一副“亲者严、疏者宽”的姿态，当面训斥他。张学良要求补充兵员，蒋就说要另外派几个师去接防，妄图顺势把东北军挤垮。张

学良警觉起来了。蒋虚情假意地许诺他：一俟杨虎城隐退了，让西北军归他指挥。

张学良心里十分苦闷，杨夫人谢宝珍在“莫愁酒楼”设宴为他解闷。军政部已通知他，要撤消东北军三个师的建制，看来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夙愿，已经成了泡影。他满怀愁肠，不知如何是好，拿着酒杯，自斟自饮。杨虎城看他无情无绪，在一旁竭力劝慰。邻室有人唱起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张学良更加百感交集，信口吟出“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非”的诗句，凄然泪下。

陕北根据地在遣返一〇九师的被俘人员。俘虏们热泪盈眶，许多人要求参加红军去打日本侵略者。一〇九师的高团长目睹这一切，内心亦为所动，但当红军负责人李克农找他谈话时，他却又傲然而立，摆出一副训练有素的军人的架子。

张学良开完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后，在赵副官的护送下，秘密地到达上海，看望因写《闲话皇帝》一文而被囚禁的老朋友杜重远。他向杜倾吐了自己的苦闷心情，又拿出“九·一八”当时蒋介石给他的“不准抵抗”的密电给杜看，说自己为蒋作了替罪羊，遭受万人唾骂。杜重远说：利用“剿共”，消灭异己，是蒋介石的惯技。继续“剿共”，对东北军来说，是自取灭亡，你本人也不免成为千古罪人。东北军的出路是在西北，杨虎城的思想比较进步，倾向抗日，应该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并可以设法和共产党接触。张学良思索再三，决定按杜重远说的去做，他要求杜尽快替他设法和共产党取得联系。杜答应了他的要求，临行时，赠给他《辩证